

长篇历史小说

李自成

夫
山
暮
鍾

李渔村
代云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历史悬案揭密

下

人世沧桑缩影

长篇历史小说

I 247.53/66

李自成

夫山暮鍾

代 李
云 渔
村
著

下

长篇历史小说
李自成·夹山暮钟

代云 李渔村 著

责任编辑：金国政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3 插页：1

字数：1,275,000

简易精装：ISBN 7-5404-2450-8
I·1834(全三册) 定价：7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第三卷 夹山青

目 录

- 一 避其锐气
- 二 绑架李翠微
- 三 强攻黑松岭
- 四 剿杀刘豺狗
- 五 仙人坪阅兵
- 六 原始密林中
- 七 临资口失利
- 八 开福寺的火光
- 九 郑四维拜寺
- 十 三蛇酒与长寿果
- 十一 奇袭辰州
- 十二 观音岩前
- 十三 张也败，李也败
- 十四 老营之秋
- 十五 要命的天花
- 十六 新婚前夜
- 十七 夜袭老营
- 十八 死守后寨

- 十九 火中凤凰
二十 金盘山上
二十一 梅花百韵
二十二 野拂和尚
二十三 恶蛇溪的早晨
二十四 长蛇阵前
二十五 古寺浩劫
二十六 重修禅寺
二十七 山狼与巨蟒
二十八 夜寻“千岁木”
二十九 神堂湾的杀声
三十 顾君恩之死
三十一 吴三桂封藩
三十二 绞杀永历
三十三 夹山雪
三十四 乌龙驹，乌龙驹
三十五 又唱《八阵图》
三十六 三帝会
三十七 后宫的白绫
三十八 奉天玉圆寂

《夹山暮钟》后记

一 避其锐气

月亮渐渐失去了光泽，惶恐的星星往云朵后面躲闪，夜色笼罩天空不甘溃退，几缕晨曦挣扎着冒出天际。

“架！”李自成大声吆喝，催动黑风神驹往前奔驰。

他情绪激动，眼里闪动灼炽的光亮，右手时不时地按一按腰间的花马剑，想像着率军搏杀疆场的情景。他憋了一肚子的气，蓄了一身的劲，恨不得能与清兵痛痛快快地拼杀一场，纵是战死沙场，也图得个爽快！

风在耳边呼呼响，肩上的披风被高高掀起，路边的树木像溃散的敌兵，从身旁仓惶退逃。

“唉——”忽然，耳中响起了熟悉的骏马的长嘶。他再侧耳细听，这决不是胯下黑风驹的嘶鸣，而是……

乌龙驹！又是乌龙驹！他身子一抖，情绪更为激昂。黑风神驹陡地扬起前蹄，应和似地嘶叫了一声，变得暴躁不安。它仿佛也听到了乌龙驹的嘶鸣声，欲与其一比高下！

李自成猛磕马刺，抖动缰绳，黑风神驹顿时蹬动四蹄，狂风般向前猛冲。

李宏志、宋献策、李禅和李迪率着百余名亲兵，紧跟在李自成身后。

李自成耳中响起了号角声，战鼓声，大炮声，接着是千军万马的奔腾、呐喊与厮杀声。他脸上放出异光，脖子涨得通红，禁不住“刷”地拔出花马剑，挥剑向“敌军”猛冲过去。

天空渐亮，渐红。艳丽绚烂的霞光，涂满了天际。

李自成耳中的声音消失了，“敌军”也在瞬间变得无影无踪。他猛地勒住缰绳，立马在一座小山岗上。

黑风神驹打着呼噜，踏着碎步，似乎还想往前奔跑。显然它对败在无形的对手乌龙驹手下，很是不服气。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会追不上乌龙驹。

李自认真地听了听，除了风声和山岗林中传来的鸟鸣外，哪有马嘶声？他再一次觉得奇怪。为什么总是在不经意时，能听到乌龙驹的长嘶，而那决不像是幻觉？

李宏志、李禅、李迪和宋献策相继赶到。亲兵在岗下散开，将小山岗封锁。

天空中跃出了一个偌大的火球般的太阳。阳光照在李自成泛红的脸上，花马剑的剑刃反射出刺目的光芒。

“当！”李自成将花马剑插入鞘内，敛住心神，目光缓缓扫过岗下。

岗下不远处有个小村庄。他知道那是澧州梦溪乡三元村，这里离澧州县城三十二里地。往北约三十里，便是湖北公安县界。此地地处洞庭湖沉积区澧阳平原的最北边沿，再往北是低矮的丘陵。

放眼左侧山岗下，一大片的草丛中隐隐有许多墓穴和土坑，一些残墙断垣，到处是碎石瓦砾，不知这是什么所在？

李自成侧转脸，问宋献策道：“这是什么地方？”

宋献策云游江湖多年，曾到过此地，便答道：“这里是三元宫。”

“三元宫？”李自成心一动，策马向墓地走去。

宋献策、李宏志、李禅和李迪紧随李自成身后。

李自成走进墓地，跃身下马，端详着这三元宫遗址。

遗址占地约四十亩，可清楚地看出分居住区和墓葬区两部分，墓葬区分布在遗址的西部边缘。李自成等人，此刻就站在墓葬区内。

墓葬区内的墓穴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古墓集中在一起，比较密集，共有二十几座，修得都整齐宏大。另一种是新坟，埋得很草率，都没有墓碑，腐朽的棺木露在土外。墓地里到处是被野狗拖曳出棺木的残肢白骨。虽有灿烂的阳光，墓地里仍是一片阴森之气。

阵风吹过，一股难闻的尸臭入鼻，令人欲呕，荒草的声响像鬼魂在抽泣哀哭。

李自成问宋献策道：“这三元宫是怎么回事？”

宋献策细眼珠子转了转，抿抿嘴道：“这里原为皇城。据说古代一个皇帝出巡，看中了这里的风水，便把这周围数十亩地划为皇坟，死去的皇帝与嫔妃都葬在这里。几经沧桑，皇城消失了，到处杂草丛生，破败不堪，便成了三元村一带埋葬传染病死者，和丢弃流浪汉尸体的地方。”

他说的这番话，完全是信口胡诌。他仍为澧州筑防洪石坝的事，认为闯王只听信顾君思的意见而心中不平，所以故意如此一说，以泄心中的怨气。

果然，他这么一说，李自成唬起了脸。尽管他知道宋献策往往用胡编瞎说，哄弄过他好几次，但宋献策的话，仍让他有些心神不定。

这些帝王将相、嫔妃死后尚有个墓穴，自己的结果将会如何？如果自己战死在沙场，如果自己圆寂在禅房……各种各样奇离古怪的念头，突然间涌上了他的脑海。

李自成耳中犹自响起了《打铁歌》。那歌声，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在他耳中震响，震荡了他的心扉。

他心中的忧郁顿时消失了，眼中闪发出湛湛神光。

得人心者，必得天下。他相信修筑防洪石坝的决定，一定能争得人心，他要用天下人心来与清军抗衡。此刻，士气最锐，百姓归心，他希望多铎能误断形势，认准这个修坝的机会，向两湘发动进攻。他将捏起拳头，给骄横狂妄的清军一个迎头痛击！

武昌府衙。多铎端坐在后院小厅的虎皮靠椅中，椅旁站着贺小慧。

小厅呈椭圆形，顶梁和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十几盏明纱宫灯。明亮的灯光，照亮了站在厅中央的十名身着满洲贵族服装的少女。这十名少女个个婷婷玉立，花容月貌，懂得清廷宫中礼节，会说满洲话。

站在她们身后的奕奇拍了拍手，十名少女一齐扭动腰身，向多铎施礼道福，然后一个个依次上前，在多铎面前表演进宫礼仪。

多铎接过贺小慧递过来的茶，一边呷着，一边眯眼瞧着表演，脸上却是布满冰屑。

这是他准备送进宫去，任皇上福临挑选的女子。

他接到报告，邢飞燕送了个董小婉进宫，竟被皇上看中，并为之倾倒，立即纳为贵妃，号董鄂氏。皇上迷上董小婉后，不仅在太后面前为邢飞燕说话，还亲自加封她，使她一个小小的太后厚坤宫总监，能在后宫一手遮天，除了多尔袞之外，居然没人敢说她的不是。

真是岂有此理！多铎恼怒了，立即派人查访董小婉的身世，终于查明董小婉为明朝遗民冒辟疆的侍妾，原为秦淮名妓。这女人竟敢把明朝遗民的侍妾、一名妓女，献给皇上纳为贵妃，

简直是胆大包天！他一面上疏向多尔袞和太后告密，一面多方挑选美女，准备进宫献给皇上。他决心要在第二回合里，击败这个曾经胜过他的女人。

当他看到第四个少女表演时，便皱起眉头，搁下了手中的茶盅。

奕奇见状连忙吩咐停止表演。十名少女领命躬着身子，退到一旁。

多铎沉着脸，冷森森地道：“这些女子，本王爷还看不上眼，怎能送进宫中去让皇上挑选？”

负责调教少女的女师，跪伏于地道：“奴才无能，未如王爷心意，清王爷……”

多铎截断她的话道：“你们挑选出来的，就是这些女子吗？”

女师瞅了奕奇一眼道：“回禀王爷，女子倒还是有一个，只是前天才送进府来，尚未调教好。”

多铎摆摆手道：“让她们下去，快把那女子带过来。”

“喳！”女师和奕奇匆匆退出小厅。

多铎伸手把站在椅旁的贺小慧拉入怀中，让她坐在腿上，摸着她的脸腮道：“这些女子虽然年轻漂亮，但一点气度也没有，与你没法比。”

贺小慧故作娇声道：“王爷笑话，小妾与这些年轻少女相比，当然是要差多了。”

多铎脸上绽出一丝笑意道：“你没听说过，熟瓜要比生瓜甜吗？你比她们自然是要强得多了。”说罢，在她脸腮上狠狠地拧了一把。

她挣脱出他的怀抱：“小妾给王爷侍茶。”她边说边站起身。多铎呵呵地笑着，在她屁股上又重重地一捏。

她忍着痛，浅笑着端起了茶盅。对这种虐待，她已经习惯

了。由于一心想复仇，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屈辱，她都习以为常了。

她重新给他沏了一盅茶，又一次悄悄在茶中下了“痘药”。因怕他发觉而全功尽弃，所以不敢多下药，只能耐着性子慢慢地来。但她坚信，她一定能让他出痘。

多铎端起茶盅嗅了一下，点了点头。不知为什么，他喜欢上了这种下了“痘药”的茶，若不喝这种茶，他反倒觉得不舒服。

他刚喝上一口，奕奇和女师带着那名女子走了进来。

那女子面纱遮脸，多铎一时无法看清她的面貌，仅从她成熟匀称的身躯，举步投足的优美姿态，就感到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

多铎搁下了茶盅，低声下令：“摘去面纱。”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但不是因为肉欲的冲动，而是希望成功的欲念使他颤栗。

那女子犹豫了一下，缓缓举手摘去了面纱。

多铎看到了一张他所希望看到的脸。那脸秀丽绝伦，加上云髻高卷，青丝如墨，无论用什么词句都无法赞美她的美丽，什么“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只能形容其美貌之万一。如果说她有缺陷，那就是此刻，她美丽的面容上挂满了忧伤和泪痕。

多铎凝视着她。她那脸上的泪痕，眼眶里滚动的晶莹泪光，更增添了一份楚楚动人之美，宛似一枝带雨梨花！

他满意了，没让她表演，便下令道：“带她下去好好调教，半个月后即送入宫中。”

奕奇和女师带着女子，走出小厅。奕奇走到厅门旁，扭头对多铎道：“罗大人、英亲王、定南王与诸将，已在前厅等候多时，王爷是否见他们？”

多铎想了想道：“我马上就到。”

多铎挑中了进宫的女子，显得很很高兴。他抱住贺小慧亲了亲，吩咐在卧房中等他，然后离开了小厅。

贺小慧咬着唇，瞧着走出小厅的多铎，眼里闪出了两道狠毒的光亮。

前厅里，长形条桌旁端坐着阿济格、罗绣锦、孔友德、福德尔、多幸拉、巴布泰、郑四维等十余名将领。

他们在等待多铎来主持进攻两湘战役的军事会议。他们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时辰了，都等得很不耐烦了。有的人干脆趴在桌上打盹，有的人则借小解，到院里溜达溜达。

阿济格噘着嘴，正待去后府院找多铎，却见多铎突然出现在厅门前。

多铎赶在奕奇报信之前，来到了前厅。他的突然出现，引起了诸将的一阵混乱。打盹的揉着双眼，晃着身子站了起来，跟着大家向多铎施礼，懵懂间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溜达的匆匆赶回来，已见多铎端坐在椅中，用威严的目光虎视自己，不禁窘状百出。

多铎半晌没说话，目光直盯着众人的脸，使众人有芒刺在背的感觉。

阿济格忍耐不住，翘着嘴道：“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为什么让我们等这么久？”

多铎没回答他的问题，却没头没脑地反诘：“你的感觉如何？”

阿济格愣了愣：“什么感觉？”

多铎沉缓地道：“对我迟迟不来的感觉呀。”

郑四维目芒一闪。他明白了多铎这句话的含意，不觉暗自佩服道：“好狡猾的狐狸！”

阿济格没有听懂他的话，直言道：“那感觉简直是在受

苦，真叫人受不了！”

多铎点头道：“那就好。”

阿济格更加弄明白了：“你有话就直说好不好？别再卖关子了。你愈卖关子，我愈糊涂。”

多铎仍答非所问，目光盯着罗绣锦道：“我先是不来，后又突然出现，你们是不是感到意外？”

孔友德抢过话道：“确实是感到意外，末将还以为豫亲王您已取消了这次会议呢。”

多铎目光转向出厅去溜达的多幸拉道：“你是不是因为意外，而感到慌乱？”

多幸拉微红着脸道：“是的。我见王爷您突然来到，而我当时不在厅中，确实有些慌乱。”

多铎沉缓地道：“我要说的话已经说过，我看诸位可以回营歇息了。”

阿济格瞪圆了眼，满脸困惑。多铎究竟说了什么话，这场仗该怎么打？

他正待问话，却听罗绣锦道：“豫王爷的意思是暂时放弃向两湖的进攻？”

多铎凝眉不语。

孔友德道：“末将认为此时是进攻两湖的最好时机。洞庭洪水已将安乡等地淹没，逆贼正在澧州一带修筑防洪石坝，我军此刻若能渡洞庭全力一击，定能将逆贼一举歼灭。”

多铎目光扫过阿济格、福得尔、多幸拉、巴布泰的脸，他们虽然没有明显表态，但从他们脸上兴奋的神情来看，显然赞同孔友德的意见。他目光最后落在郑四维脸上：“郑总兵有何高见？”

郑四维已看破多铎心思，于是故意想了想道：“末将认为，此刻不宜进攻。”

多铎抿起了嘴，目光示意他说下去。

郑四维继续道：“张献忠被剿，毙命在凤凰山，李过和高桂英料定我军必会随后进攻两湖，早已作好了迎战准备。此时洪水过后，又率灾民修筑防洪石坝，意在宠络民心。灾民家园被毁，田地被淹，已处绝境，自然全心归附逆贼，若此刻进攻，形势对我军大为不利。”

阿济格虽然瞧不起郑四维，但听了他的话，仍不住地点点头。

“待防洪石坝修好后，逆贼人力物力消耗不少，灾民重建了家园，会一心务农。有些人为了家园，将不会再死心踏地为逆贼卖命。待那时再进攻，定能打逆贼一个出其不意，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郑四维目光瞧着多铎道，“豫亲王刚才故意迟到，又突然出现，已告诉我们，此仗要避敌之锐气，攻敌之疲惫，出其不意，方能获胜。”

郑四维话说完后，全场一片寂静。

多铎举起双手拍了拍道：“郑总兵真乃将之奇才！”随后又下令道，“各营兵马回撤五十里，放弃春季进攻计划。”

阿济格才弄懂了多铎前面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不禁问道：“什么时候才是进攻的好时机？”

多铎眯起了眼：“待防洪石坝修好后，大概是秋季，到那时……”

这时，奕奇走进厅来。他向众人打了个招呼，径直走到多铎身旁，贴在他耳边，压低了声道：“邢飞燕来了！”

多铎目芒一闪，轻声道：“让她在后院小厅等候。”

奕奇领命，低头匆匆退出。

多铎宣布散会，把郑四维留了下来。

梁柱蜡台上巨烛的火光，照亮了郑四维微微苍白的脸。他弄不清楚多铎把他独自留下来的原因，心中感到惴惴不安。

多铎犀利的目光盯了郑四维好一阵子，才缓缓地道：“郑总兵可有李自成的确切下落？”

郑四维怔了怔，不知该如何回答。

多铎又道：“邢总监已到了本府，听说你也想见她？”

郑四维听到此话，立即从腰袋中掏出一支后宫大内密签，双手捧送到多铎面前：“末将奉命，将这签交给邢总监。”

“嗯。”多铎点着头，接过密签，手指在签上一拨弄，从签腹里取了一张极薄的小纸条。多铎看过纸条后，复又塞入签腹里，将签还给郑四维，轻哼了一声道：“哼！没想到她那干儿子，也没弄清李自成死了没有！”

郑四维把签放回到腰袋中，垂手静待多铎下文。

多铎瞧着他问道：“李自成究竟死了没有？”

郑四维吞吐地道：“依末将猜测……他该是……没死，但是末将……”

多铎呵呵一笑，拍手打断了他的话。一名侍者捧着一个锦盒，走到多铎面前。多铎接过锦盒，示意侍者退下，然后把锦盒交给郑四维：“打开看看。”

郑四维不知多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颤抖着手打开了盒盖。刹时，他只觉得眼前一花，锦盒中两颗鸽蛋大小的墨色夜明珠在滚动，满厅的灯光也随之闪烁不定。

郑四维惊疑不定地道：“王爷，这是……”

多铎凑到他耳旁，咕噜着说了一番话。

“末将领命！”郑四维将锦盒盖上，收入怀中，喜孜孜地退出了前厅。

多铎在靠椅中坐下，端起茶盅，眯眼笑着浅浅喝了一口。

奕奇走进厅来：“禀王爷，邢总监已在后院小厅等候。”

多铎轻“嗯”了一声，问道：“天因和尚可曾到了？”

奕奇道：“刚到府院。”

多铎道：“叫他前来见我。”

“王爷，”奕奇迟疑了一下道，“邢总监已等了很久了，她这次可是……”

多铎皱起眉，挥挥手道：“快去叫天因和尚来！”

奕奇见多铎这个样子，不敢多说什么，急忙转身出厅。

多铎端起茶，没有喝，目光凝视窗外想着心事。

片刻，奕奇领着天因和尚走了进来。天因和尚身材魁梧，一身灰布僧衣，胸前吊着一串漆亮的佛珠，浓眉大眼，气宇不凡，乍看上去不像和尚，倒像位将军。

天因和尚跨前一步，单膝跪地，施礼道：“小人涂龙凯叩见王爷。”

多铎唬起脸道：“你已是出家人了，怎么还这般称呼？”

原来，这位天因和尚就是降将涂龙凯，他奉多铎之命，到汉元寺削发为僧，今天来领命。

天因和尚闻言，立即合掌道：“阿弥陀佛！小僧见过豫亲王爷。”

多铎沉声道：“本王爷交待的，你都记清楚了？”

天因和尚道：“都记清楚了。沿途查访所有的寺庙，若有可疑之人，立即飞鸽向王爷禀报。”

多铎把天因和尚叫到椅边，问了一些问题，然后让奕奇送上地图，与天因和尚一道确定查访路线。

几袋烟的功夫后，天因和尚才离开大厅。

多铎踏着满地的月色，向后院小厅走去。他已让邢飞燕等了很久，是该去见她的时候了。

邢飞燕坐在小厅的上首靠椅中，翘着二郎腿，悠悠地品着茶，不时地使唤椅旁的使女拿这拿那，显得很自在，很愉快。

实际上她心里非常恼火，充满了气愤与不安。她没想多铎会让她等这么久，她明白他是为探宝的事，在故意冷落她。

“哼！想奚落我？你没想到老娘已今非昔比了，咱们走着瞧！”她心中嘀咕，耐着性子，等待着多铎的到来。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多铎来了，她眼睛陡地一亮。她是那种只要听过一次那个男人的脚步声，就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男人的女人。

接着响起了多铎的声音：“不知邢总监驾到，有失远迎，还望见谅。”

邢飞燕坐在椅中，含笑望着走进来的多铎，居然没有起身相迎。

多铎怔住了。他没想到她会这么对待他。

“豫亲王，别来无恙？”她笑着发问，但仍然没有起身。

多铎脸上掠过一片阴云，踏步上前。两名使女忙着上前跪迎：“叩见王爷。”

多铎手一摆，沉喝道：“退下！”

两名使女不知多铎为何发怒，慌慌张张地急身退下。

多铎在邢飞燕身前站定，两道利刀般的目光盯着她的眸子道：“听说邢总监送了个美女进宫，被皇上看中，封了贵妃，邢总监也被封为后宫总管，真个是光耀起来了。”

他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与她较量起来。

邢飞燕微微欠了欠身子道：“豫亲王过奖了。难道豫亲王不愿意小女子光耀吗？”

她话里带刺，针锋相对。

多铎冷冷一笑道：“哪里话！本王爷自然是希望邢总管越光耀越好。不过，有一句话，不知邢总管听过没有？”

“什么话？”

“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本王爷可是为你着想。”

“是吗？”邢飞燕翘唇道，“谢谢王爷关心。小女子有一样东西，请王爷过目。”说着从衣袖里掏出一个呈折，递给多